

一场肆意着抵死缠绵的离合
一段流淌着残酷诗意的动荡

江山风雨 几多情

黄斌 / 著



JIANG SHAN FENG
YU JI DUO QING

青梅竹马遭遇生离死别，
门当户对难掩无可奈何，
志同道合却终逃不脱情深缘浅……

江山风雨，金戈铁马，
他与她，多少痴心，多少等待，
烙印出一篇华美而绝望的乱世情殇！

江山风雨 几多情

黄斌 / 著



JIANG SHAN FENG
YU JI DUO QING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山风雨几多情 / 黄斌著.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58-0533-7

I. ①江…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98940 号

江山风雨几多情

作 者: 黄 斌

选题策划: 张国平

统筹监制: 曾 丽

责任编辑: 邢 楠

特约编辑: 冯 晨

营销推广: 赵 旭

责任印制: 刘 银 范玉洁

装帧设计: 程 慧 王艾迪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54 千字

印 张: 20

书 号: ISBN 978-7-5158-0533-7

定 价: 32.80 元

服务热线: 010-64267120

销售热线: 010-64267397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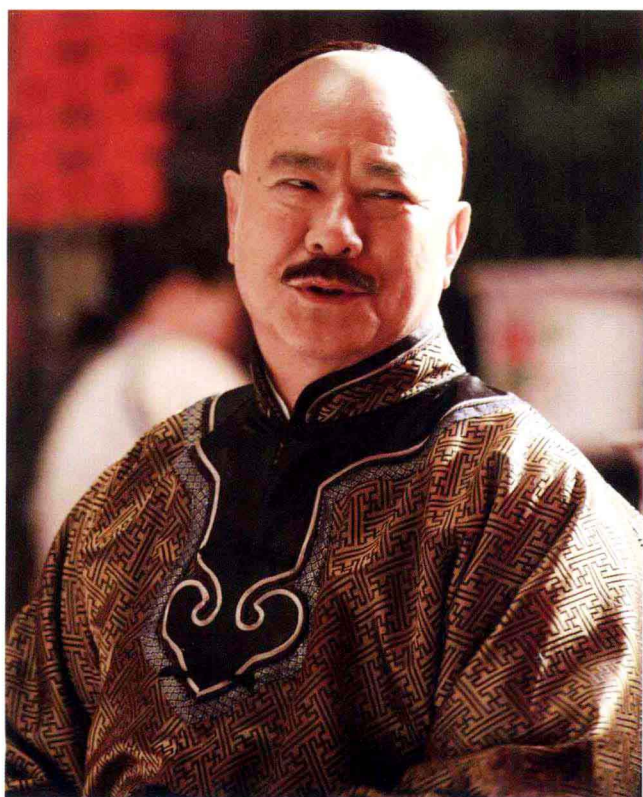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
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027585



我不想离你那么遠，
我害怕想你却看不到你，
我怕我離開后就再也見不到你了……













目录 | 江山风雨几多情

第一章 铁匣子 / / 001

暗藏于漆黑夜色中的冰冷肃杀，
看似不起眼的铁匣子，
沿途追杀的黑衣人，
宁静，就此打破——

第二章 山河动 / / 031

清廷腐败，新政举步维艰，
贪安稳就没有进步，
要进步就要历些危险。

第三章 叛旧历 / / 053

我背叛的只是一个积垢深重的朝廷，
而不是我们的国家。
国都没有了，哪来的家？

第四章 大风起 / / 080

乱世之中，有今天没明天，
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
当仿行西法，以筹自强。

第五章 女儿心 / / 109

该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会在将来给你一个说法，
给那些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第六章 大调头 / / 140

只要贫穷和等级制依然存在，
只要革命的最终目的没有达到，
就需要将革命永远进行下去。

第七章 血液流 / / 171

洋人是喂不饱的巨兽，
正在一口口吞食我们的国土，
有识之士都在奋起抗争。

第八章 革命军 / / 201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
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
不可不革命……

第九章 生死战 / / 238

我原来活得没有目标没有信仰，
没有呼吸的余地。
时至今日，朝廷已经名存实亡，
我们不能再等了……

第十章 火燎原 / / 269

我不想离你那么远。
我害怕想你却看不到你，
我怕我离开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尾 声 / / 301

国浩劫，家动荡，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第一章 铁匣子

这夜很静，静得让人觉察不出暗藏于漆黑夜色中的冰冷肃杀。

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年，亦即 1894 年。

夜色中，地处偏僻地段的京城工部侍郎唐端府邸正大门紧闭，两只写着大大的“唐”字的灯笼高悬在门框两侧，于夜色中无声地摇曳着。微弱的灯影下，一队手持短刀的黑衣人在暮色中悄声潜行而至，并迅速以一字散开。

屋内的守门人隐约听见了动静，披上外衣打着哈欠起身查看。待一更的梆子声骤然响起，唐府大门被缓缓打开了半扇。

这一队黑衣人急忙紧贴院墙，隐遁于黑暗之中。

守门人伸手挑下门口的灯笼，朝外四处打量了一番，只见夜色中一片静谧，连只蚊子都没有，遂又打着哈欠折返了回去。只听“吱呀”一声，唐府大门再次紧紧关闭了起来。这关门声实则很小，但在这寂静的夜里却显得格外响亮。

瞬间，一切又回到了原本的寂静。为首的黑衣人等了片刻，见已没有什么异常，便抬起手做了一个手势。只见他身后的一干手下纷纷从腰间卸下飞爪，麻利地甩了出去，随即动作利索地攀附着绳索翻进了院墙。

不消片刻，屋梁上的一个黑衣人倒挂金钩，透过窗户缝隙悄悄向里窥探。几乎同时，几个黑衣人悄无声息地向书房包抄了过去。为首的黑衣人一脚踢开房门，却见书房里灯光摇曳，屋内已经空无一人。

领头的黑衣人顿时眉头紧锁，沉声下令后带着手下追了出去。

此时，身着一袭便装的唐端已经从后门匆匆赶了出来，他一边快步走向门口的轿子，一边脸色威严地低声催促着紧随其后的贴身护卫唐五和几个保镖。跟在唐端身边、贴得最近的唐五手里拎着一个铁匣子。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铁匣子，在唐端眼里，装的他一家老小的命。

唐端一行人快速赶到京城城门，却被守城的兵勇拦下了车马。唐五见状急忙跳下马，上前递过了出城令牌。

兵勇把令牌拿在手里翻看了几眼，随后抬头便把令牌递还给了唐五，一脸

严肃地对着唐五道：“今天晚上，没有提督府的手牌，谁也不能出城。”

唐五一见兵勇不肯开门，神情难免有些焦急，冲着兵勇低吼：“误了差事，你担当得起吗？”

可兵勇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面无表情地重复了一遍方才的话。

听到这话，唐五右手暗暗摸向了腰间的佩刀。没等他有进一步的动作，唐端就穿着黄马褂从轿子里走了出来。

“唐五，不得造次。”

循声望去，守城的兵勇见到唐端都急忙跪倒，齐声道：“小的们有眼无珠，竟不知道是大人您，还请大人责罚。”

唐端也没有怪罪，只是朝这几人摆了摆手，说道：“差事紧急，开门吧。”

守城兵勇哪里还敢再拦，甚至连头也不敢抬，只听其齐声回道：“喳！”

京城街道上，黑衣人身背利器已经越追越近。

追到城门口时，守城的兵勇急忙上前拦住：“什么人？”

为首的黑衣人翻下马来，亮出一块腰牌：“刑部金山！”

兵勇见状急忙抱拳行礼：“金爷。”

金山朝着守城兵勇点了点头，问道：“刚才可有人出城？”

兵勇见状，一时间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见今夜这阵势，便知道兴许真有大事发生，急忙恭敬地回答：“工部刚才有拨人出城，说是差事紧急。”

金山听后，皱着眉毛问：“他们有提督府的手牌吗？”

守城兵勇吞了吞唾沫，几不可见地摇了摇头：“没有。”

金山想也没想，反手狠狠地抽了兵勇一个耳光：“没有手牌你他妈的就放人？”

兵勇捂着脸显得十分委屈，小声为自己辩解：“可他穿着黄马褂啊……”

唐端跑掉这件事儿，大大出乎了赵恩龙的意料。跟唐端年纪相仿的刑部侍郎赵恩龙本来正靠在榻上一脸享受地吸着福寿膏，这时从屋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赵恩龙听见后猛地坐了起来，对着门口唤了声：“进来！”

金山应声推开房门，匆匆忙忙地走进来，他的神情异常焦急且带着明显的不安。到了赵恩龙面前，金山缓缓低下头，如实对赵恩龙禀告说唐端跑了。原本还拿着烟枪正准备送往嘴边的赵恩龙停了下来，把手里的烟枪重重地往桌上一摔，对着金山便开口大骂起来。

金山见赵恩龙是真急了，吓得急忙跪下来，一边磕头一边说：“大人息怒，小的立刻带人沿途追杀。”

赵恩龙听后，只差没一脚把金山踢出去，声音又提高了些：“沿途追杀？人跑了你还沿途追杀？你生怕别人不知道？蠢货！”

金山一时无语，只得把头埋得更低。

赵恩龙激怒之下，只得神情焦急地在屋内来回踱步，嘴里还不断念叨着：“无论如何，那个铁匣子一定要给我弄回来。出了差错，恐怕你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金山一听这话，整个身子都跟着抖了起来，急忙抬起头试探性地问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又连走了两圈的赵恩龙终于停下步子，在心里琢磨了好一会儿才说：“唐端仇家众多，你先把唐端离京返乡的消息散出去。”

金山听完急忙点头领命：“喳！”

赵恩龙想了想又说：“你拿我的令牌直接去唐家坪……”随后他又对金山招了招手，把他叫到面前，凑近耳语了几句。

一旁的金山一边听着，一边频频点头。

赵恩龙说完，直起身子对金山沉声道：“此事绝密，万不可让他人知晓。”

金山急忙哈腰笑答：“大人放心，小的一定办好。”说完便恭敬地退了出去。

这天，正是县试张榜的大日子，参加完县试的童生们吵吵嚷嚷地聚集在文庙的大门前，唐端的次子唐翱也挤在其间。

见迟迟不张贴榜单，童生们开始质疑起是不是在此期间有徇私舞弊现象，众人的眼光也开始含意不明地落到了唐翱这个有官家背景的公子哥儿身上。

有童生对唐翱道：“知县杨雨奇是主考，唐公子，他可是令尊唐端唐大人的学生啊，你受累帮咱们打听打听内情？”

“你要打听内情啊……”唐翱眉头微蹙，略一沉思，“好，我帮你打听！”随即他一撩衣服，手这么一撑，人就轻松地跃上了门前的石狮子。

文庙对面的酒楼雅座上，土匪马祥祺正穿着长衫坐在靠窗的桌子前，一边喝着酒，一边观看下面的情形，三个手下也穿着长衫扮作读书人的模样分坐在马祥祺身侧。马祥祺恶狠狠地看着唐翱，吩咐手下趁乱将他绑到山上去。

这时唐翱已经站在了石狮子上，开口道：“各位，张榜时辰已过，可是什么消息也没有，不管考得如何，反正大伙都心急如焚，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知县杨雨奇出来，问个明白！”

听他这么一嚷，童生们不禁群情激奋。

唐翱振臂一挥：“有胆子的，跟我去找杨雨奇！”说罢便带头向文庙里边冲去。

守在门口的两个衙役见事情不妙，急忙躲进去把门关上。任凭童生们死命拍门，里面动静全无。

唐翱从地上捡起一根绳子，打个结就扔到院内一棵老树的树杈上，往下拽了拽，脚往上一缩，借着绳子的劲儿几下工夫就爬上墙头跳进了院落。唐翱随意拍拍手上身上的灰尘，四处一看，先前躲进来的两个衙役已经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咧嘴一笑，回身从里面把门打开，童生们一拥而入。

正在文庙内县学大殿上办公的几个文吏慌慌张张地从房间里走出来，见此情形，一溜烟跑了个没影。这时，随着童生们一并进来打算趁乱绑走唐翱的三个土匪竟然拖出房间里的条凳开始打砸东西。

唐翱一脚踢倒一个土匪，抢过凳子，发怒道：“你小子竟敢在县学闹事，滚！”

被踢倒的土匪站起身，很是不服：“你小子还敢打我，要说闹事，也是你小子领的头。”

唐翱抄起一把条凳就要砸那土匪，把对方吓得从屋里蹿了出去。唐翱则拎着椅子追到了院里，正撞见满面怒容的知县杨雨奇带着几个凶神恶煞的衙役沿着甬道汹汹而来。童生们见状都吓呆了，现场也顿时安静下来，大家纷纷往后退去，只有唐翱一人拿着条凳突出在前面。

杨雨奇威吓道：“想干什么？你看看你们，哪里还有半点读书人的样子！”

唐翱急忙放下手中的凳子：“杨大人，大伙不是想闹事，只是县试的结果至今没有张榜公布，大家不放心，想来问个清楚。”

“县试没有张榜是因为有些考生的墨卷字迹潦草，致朱卷誊写延迟，本官卷子还没批完，如何张榜？”杨雨奇随后突然厉声喊道，“唐翱！你聚众冲击县学，该当何罪？”

唐翱扭头一看，其他童生都躲他远远的，顿时有些傻眼，正要辩解。杨雨奇却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一声令下，几个衙役便冲上前去，夺下唐翱手中的凳子，将其扭住。

文庙对面的酒楼雅座上，马祥祺看见窗外几名衙役押解着唐翱经过，愤愤地把酒杯摔在了地上……

唐翱被关进去不久，大哥唐允便一脸冷峻地走进了牢房，出现在唐翱面前。唐允看了这个不成器的弟弟一眼，只简练地说道：“跟我回家。”

唐翱却翻身倒立了起来：“我不回家，我不能平白无故进来，又平白无故出去，你让杨雨奇来给我个交代！”